

虽然 但是

乔叶 / 著



女人 有两种：一种是趁着青春长，青春一过就会越来越丑陋；一种是趁着心思长，青春过了也会越来越漂亮。

小丫忽然有了一种**奇异**的感觉：此时的自己原来很像一块**毛豆腐**，那张**床**就是装满了热油的平锅。往后，**每天**，她要做的，就是在**平锅**上把自己**炸**出香味，然后再把自己**卖**出去。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虽然
但是

乔叶 /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虽然·但是/乔叶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1

ISBN 978-7-80623-704-5

I. 虽… II. 乔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0838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16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16.7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226000
承印单位	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	印数	1—6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7年1月第1版
纸张规格	702毫米×872毫米	印次	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704-5	定价	1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身体不是圣殿，它只是我们的乐园。

——题记



└─> 目录

第一章 /001

十七厘米 002

没有门的墙 010

什么什么都不是 025

故人 035

第二章 /045

看起来很配 046

雨打墓 054

然

└─> 目录

第一章 /001

色彩的渐变 002

阿美 016

第一次 029

第二章 /041

换个姿势,再来一次 042

小姐的职称 051

001

血一样的漆 060

见面 075

第三章 /084

锈铁和磁铁 085

我愿意做你的纸巾 099

不要逼我恶毒 106

消费者心理 116

第四章 /127

每个人都有理由 128

课内和课外 136

水胆石 146

虽

和故乡做爱 064

灵丹妙药 072

第三章 /081

小妖和小妖 082

软与硬 091

小老母鸡 100

第四章 /109

毛巾与抹布 110

简历 122

可能性 153

第五章 /161

只能是三千 162

咒也是祝福 175

伎俩就是伎俩 182

要苦丁吗 190

第六章 /198

对不起 199

大巴依 210

传说 222

全都是骗子 230

然

快乐老家 136

第五章 /163

胃溃疡 164

鲜红的秋千 181

第六章 /193

崴脚 194

客人 206

回家 217

第七章 /242

你好	243
简历	249
恭贺新禧	253
排骨不错	260

虽

第七章 /235

不许	236
再次回家	243
认亲	253

第 一 章

女人有两种：一种是趁着青春长，青春一过就会越来越丑陋；一种是趁着心思长，青春过了也会越来越漂亮。陈歌不止一次地对小雅这么说：你属于后一种。

她把他界定在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中。不是爱情，不是友谊，不是兄妹，什么什么都不是。把这不是都排斥完之后，剩下的那一点，或许就是他了。

然

白和黑放在一起，格格不入。但当把其间的色彩渐变过程一个细格一个细格地展开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事情。一切都有因可循，一切都顺理成章。所以对于自己以前做小姐的事，小丫觉得除了在父老乡亲面前说不得嘴以外，真的没什么。没有那段资金积累，她就不会有今天。她不后悔。

当然，这绝不代表她不在乎后患。

第
一
章

胡丽说要给小雅看一样好东西。这好东西存在她单位的电脑上。

什么？

猜。胡丽回眸一笑。

小雅说她最怕的就是这个字，世上除了人，好东西多如牛毛，猜到死也是大海捞针，哪猜得过来。

我以前见过吗？

应该见过一个。胡丽一笑：不过这种东西全不一样，再见一个也不多。你准保见了一个还想一个。

胡丽的网名是“森林丽狐”，小雅一直觉得，这个网名比真名更和胡丽本人贴切。胡丽天生瘦肉型，眼梢上挑，一看就带着那么点儿狐媚。她还喜欢穿带毛毛边和蕾丝边的衣服，色调艳丽。服装心理学上说，有这种嗜好的女人，都有浪漫的趋向。而这种

虽

色彩的渐变

这个时节的雨真是多。有雨的下午常常是百无聊赖的，没有人肯这个时候出门照相。一行行湍急的雨水顺着影楼的落地窗玻璃无声地向下淌着，小丫站在窗后，一遍遍地掸着圣诞树上的灰尘，突然想起在深圳的那些日子。那些日子如老电影一样遥远，然而只要想起，电影放映的速度又是那么飞快。远镜头是回忆，近镜头就是细节，像电脑里的照片一样，一张一张都可以用鼠标点击出眉眼。

几年前，也是一个这样的雨天，她提着行李包从中山来到了深圳。她的行李包卷得很紧，油卷馍一样。可这油卷馍不能吃。她吃饭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中山的那家玩具

趋向的产生又有两个来源：一种是从来就不缺乏浪漫，浪漫成自然；另一种是极度缺乏浪漫，浪漫是渴望。

胡丽当然是前者。

胡丽走路也扭扭搭搭的，臀部像通了电，很规律地运动着，左左右右。虽然不像舞台上的一些歌星那样被电击得那么厉害，晃在小城的街上，却也很有些招摇了。和她一路走来，小雅总是有些不好意思。直到进了胡丽的文印室，小雅才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。

胡丽进来的第一件事是开电脑。

最近上过QQ吗？她问小雅。

很少。

还没装视频？

没有。不像你这么漂亮，怕吓着别人。

那你没看过别人？

没装怎么看别人？

然

003

厂，流水线。玩具都是塑胶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儿，时间长了就会有一种隐隐的恶心。从早上七点半开始上班，到晚上七点半下班，没有星期天。只有病了才准休息。她们整月整月两头不见太阳，十二个钟头里只有中午一个小时的休息和吃饭时间，隐隐的恶心就一直在她的胸间缭绕。能够支撑她抵抗这种恶心的只有工资。工资每月八百元，听起来不少，可除掉管理费、卫生费、治安费、住宿费、饭费等有名堂没名堂的支出，拿到手的连五百块钱还不到。她每月往家寄两百，自己只留两百多，够干什么的？这些还都罢了，最让她忍受不了的是搜身。说是以前发现有人三三两两地把玩具零件偷出来，组装好往家里寄，那些高档些的玩具一个能卖一两百块钱呢。于是下班的时候总有保安在车间门口等着，查贼一样。保安说是保安，其实都是一些没什么本事的当地烂仔，在亲戚的厂子里当狗罢了。这样的人欺负女工当然是驾轻就熟的。有

见过笨的，没见过这么笨的。胡丽一边说一边操作鼠标：没装也可以看别人啊。你看你看，只要对方发来请求，你点击接受就可以了。扭头对小雅奇怪地一笑：他在线。

很快，QQ的发言栏出现了一行字：赶快关门。

小雅注意了一下，那个男人的名字叫“大风起兮”。

快！关门！胡丽说。

关门干什么？

看。

小雅明白了。胡丽说的好东西要出现了。她关上门，又返回到电脑前。

小屏幕上的右下角闪过一段类似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点之后，进出了一个图景：一个黑红的筒体探出来，从茂密的毛丛中。黑偏少，红偏多，呈现得很细腻。应当是一个皮肤比较白的男人。

小雅觉得自己的脑袋里塞进了一台鼓风机，一下子涨大了。

他说它有十七厘米。胡丽坏笑着说：他还说他性能力特别强，每天晚上都需要做

虽

些长得一般的，他们抬抬手就过去了；像小丫这样有些姿色的，就得细致摆弄摆弄。摸了上边摸下边，摸了前边摸后边。一次，他们故意摸小丫的奶子，说：里面装了什么？光肉会有这么多？看小丫要掉泪，才让她过去。还有一次，小丫走得靠后，保安看没什么人了，居然把手伸向小丫的两腿间，小丫尖叫着跳起来，保安嬉笑道：那儿肯定有东西！小丫终于哭了，说：卫生巾。走了好远，她还听见保安在学她说话：卫生巾，卫生巾。

从那一刻起，小丫就决定离开这个厂子。月底，发了工资之后，她就出来了。

从头算到尾，她在中山呆了有一年零两个月。刚到中山的时候她才十九岁。高中刚毕业，恰好碰上这家玩具厂托人在东水招人，几个小姐妹一商量，就出来了。出来的时候，父母都不舍。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，在家毕竟是老小，还是唯一的女孩子，再怎



然

005

么穷，也有点儿娇气的意思。可她决意要出来。两个哥哥都成了家，她和二老都跟着二哥过，二嫂子门没过就和大嫂有了共同语言，和父母家长里短地开始闹，要分家过小日子。小丫明白她的心思：是嫌二老越来越不中用，也是嫌她这个小姑子碍眼，出嫁少不得一笔陪送。病根很明，小丫这个小姑子是不能安生当的。小丫这个年龄，正是不懂人情世故，也是不屑于懂人情世故的时候，心里也常常是厌厌烦烦的。看到嫂子就免不了想：难道就这么过下去，当小姑子时和嫂子闹，等嫁了人当了嫂子再和小姑子闹？莫非就等着过这种一眼看到头的日子？她还年轻啊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她就破着头要出门。现在不闯世界，什么时候闯呢？

然而不出门不知道，世界不是用来闯的，是用来熬煎人的。细雨蒙蒙，小丫站在深圳的大街上，高高低低的楼群矗立在她周围，像一堆精美的玩具，而她是玩具角落里最

爱，从播新闻做到荧屏一片雪花，做得他前妻都受不了。见过生猛的，没见过这么生猛的。

确实够稀罕的。小雅只是笑，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评价。

其实他素质还可以，不然我也不会跟他聊。

何以见得？

聊什么都能接上，挺有见识。我还有一招。胡丽眉飞色舞：聊的时候偶尔抛给他几句英语，看他能不能招架，如果可以就证明他不会太差。你看上次的聊天记录。

小雅果然看到一句英文：Better deny at once than promise long. 大致意思是许诺了而迟迟不兑现，不如当初就拒绝。小雅问她许诺给人家什么了，胡丽说答应让对方看照片。

给了吗？

给了。我们俩的合影。胡丽做了一个鬼脸：侵犯你肖像权了，对不起。不过他这对他还算客气，一次网友死缠烂打向我讨照片，我没好气，发了咱们小学时的全班毕业照过去。

虽

渺小最渺小的尘埃。仅是高中毕业，她不知道自己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，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工作。天渐渐黑下来，她想找个地方住下，可那些像模像样的酒店怎么敢进去问呢？她上了一辆公交车，问售票员什么地方住便宜，售票员没理她。她茫然地坐在那里，霓虹灯闪着她的眼，像晃着一块色彩斑斓的纱巾。过了不知几站，有人捅她，是售票员，售票员说：下去吧，十元店。她愣着，没听明白。售票员拿起一张十元票子，大声说：十元店！一车的人都哄笑着。

小丫下了车，一个男人也跟着下了。小丫左右看看，却没看见十元店的招牌在哪儿。男人走到她面前说：十元店是没有招牌的。你要是去，就跟我走吧。小丫狐疑地看着他，他笑道：怕我是坏人就叫警察，前面有 IC 卡电话，你可以打 110，免费。小丫思忖了片刻，说：走吧。却暗暗地把手伸进包裹里，摸到了水果刀，放在随身的小包里。

小雅笑起来。心里还是荡漾起一些不舒服。发照片已经够不谨慎了，怎么可以再带上自己？但是，既然已经发过就算了。

小屏幕的图景换了。出现了“大风起兮”的脸部特写。五官十分清晰。

小雅呆住了。一瞬间，天花板上荧光棒管的电流声大了起来，和电脑主机的声音汇在一起，哗哗，哗哗，河一样冲击着她的脑壳。胡丽任她呆着，只顾着在键盘上飞快忙碌，QQ的小企鹅轻盈地跳跃着，几乎一刻不停。

怎么认识的？小雅终于问。

还能怎么？聊天呗。有一次，我在线上，他找的我。胡丽得意洋洋：帅吧？

小雅不说话。汗从背后倏地落下，仿佛在半空中悠了一回。当然只能是这种方式，不然还会怎样？

是不是很帅？胡丽追问。

小雅模棱两可地笑笑。小屏幕里又出现了那个气宇轩昂的物件，小雅把脸别过去。

怎么？吓着了？

然

007

他打着伞，在肠子似的小巷中拐来拐去。就在小丫的脚快要提不起来的时候，她看见一栋楼面上贴着一张破报纸，报纸上写着：十元店，501。男人把小丫领到501门口，推开门，顿时一股潮湿闷热的汗馊味儿轰轰地围了上来。小丫道了谢，正要进去，男人说：我明天有个朋友要过来玩，我没时间陪他，你能帮我陪陪他吗？一天一百块钱。小丫说：我也是刚来，什么地方都没去过。男人微笑着说：不要紧，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的。你只陪着他就行了，刚好也可以玩玩。那个男人说自己姓陈，让小丫叫她陈哥。小丫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喊道：陈哥，我还是先试着找找别的工作吧。陈哥道：随你。

价位决定了十元店肯定好不到哪里去，但乱的情形还是让小丫惊讶。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，全是小铁床合成的大通铺。有人在猜拳，有人在打牌，有人在下军棋，还有人在吃盒饭。老板把她领到一间写着“女客房”字样的房间，房间里已经有两个女孩

吓着了。小雅说：别看了。

不好意思？

是。

干吗不好意思，又不是没历练过。见过虚伪的，没见过这么虚伪的。胡丽探过脸：何杨的有十七厘米吗？

去！小雅捶她：朱宣的有十七厘米？

没有。所以我才爱看。

无耻。

你应该说，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这么无耻的。

这是哪个国家的分类标准？

“大风起兮”的名言。他说这个世界其实就两种人：见过的，没见过的。

小雅拿起包：他没吓坏我之前，你已经把我吓坏了。走了。

小雅的发质不怎么好，黄黄的，有些茸，有点像犯着春困还未醒来的干草，不做不

虽

子了，一个女孩子细眉细眼的，在看书。另一个女孩子黄黄的头发，边脱袜子边唱歌，很快乐的样子。个子不高，身体很丰满，也很玲珑。她的眼睛微微有些向外鼓，显出一些没心没肺的爽直和坦白。陈哥叫了一声阿美，那女孩子闻声转头，看见陈哥，惊喜道：陈哥，你来看我啊？陈哥淡淡道：你有什么好看的。阿美撒娇道：你就不会哄人家两句？陈哥不接茬，指着小丫道：她是刚到深圳的新人，你多照顾。阿美朝小丫点头一笑，又朝陈哥撇嘴道：有你陈哥，还用得着我照顾？又不给我找活儿。陈哥道：明天有个导游的活儿，你去吧。阿美“哇”的一声叫起来，作势向陈哥扑去，陈哥连忙朝小丫挥了挥手，退了出来。阿美停住手势道：哼，还以为我真想抱你呀。你有什么可抱的。小丫不由得笑起来。

在阿美的引导下，小丫洗漱完毕，两人躺下。阿美问了问小丫的情形和打算，小丫

洗就没型。她脸的轮廓也不怎么好，太圆了。两腮鼓鼓的，显出那么一点婴儿肥，再配上圆溜溜的眼睛，乍一看，未免太稚气了些。她的眉色也不怎么好，过于浅淡，也缺峰……打眼的地方都是平平的。当然，她满意自己的也有几样：一是皮肤，二是脚，三是走姿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的皮肤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滋润，干净。虽然有几粒雀斑，何杨用《金瓶梅》里的话形容倒也恰当：“素额逗几点微麻，天然美丽。”她的脚是三七码，不大不小，不厚不薄，不宽不窄，是刚刚让人心疼的分寸。《金瓶梅》上也有一句：“湘裙露一双小脚，周正堪怜。”她的走姿很挺，肩很平。两条腿绝没有微微的分岔，基本是竖一字形的，有点儿像模特，但又不像模特那样造作刻意，咄咄逼人，只是在柔和中带着些端秀。《金瓶梅》上同样有话：“行过处花香细生，坐下时淹然百媚。”

有这三样也就够了。这三样都是底。皮肤是底色，脚是底板，走姿是底气。有这三样，底蕴就出来了。

女人有两种：一种是趁着青春长，青春一过就会越来越丑陋；一种是趁着心思长，青春过了也会越来越漂亮。陈歌不止一次地对小雅这么说：你属于后一种。

做出这样的评判是需要时间的。最起码得从青春前开始，在青春后延续。一前一

然

600

说想明天去劳务市场看看。阿美冷笑道：劳务市场还是别去了，你的文凭不中用的。又朝小丫上下打量了几眼，道：有一个黑劳务市场，那儿或许有合适你的活儿。

第二天，小丫来到了那个黑劳务市场。那个在民间众所周知的黑劳务市场位于一个十字路口。树阴下，石椅上，花坛边，这儿一堆，那儿一群，一望而知全是打工的人。他们的神色是躲躲闪闪的，充满了不安和探询，又蕴涵着一丝惊惶和希望。而雇主的神情则是寻寻觅觅的，一旦锁定了目标，又会流露出鲜明的怀疑和挑剔。他们往往会讨价还价一会儿，若是彼此中意，打工者就会悄悄地跟着雇主消失在人群中。

小丫静静地从早上八点钟站到十点钟，始终没有合意的工作。玩具厂什么的，她不想再去了；打字，她在学校没有摸过几次键盘，速度根本就不行。建筑工程队压根儿就不要女的，她也知道自己难吃那碗饭。做保姆吧，有两对夫妇倒是来问过她，男的都